

《語言暨語言學》專書系列之六十五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65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成所二十週年慶祝論文集

**Linguistic Diversity, but Unity in Research:
Celebrating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曾淑娟 齊莉莎

編輯

Edited by

Shu-Chuan Tseng and Elizabeth Zeitoun

中央研究院 語言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2024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EDITORIAL BOARD

Editor in Chief Edith Aldridge (Academia Sinica)

Associate Editors Miao-Hsia Cha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Shin Fukuda (University of Hawaii)
Feng-fan Hsieh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Guillaume Jacques (Southwest University & CNRS)
Wei-wen Roger Liao (Academia Sinica)
Yen-Hwei Li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Chen-Sheng Luther Liu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Eric Potsdam (University of Florida)
Sze-Wing Ta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ui-wen Wu (Academia Sinica)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 Mark C. Baker (Rutgers University)
- Zhiming Ba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Keh-Jiann Chen (Academia Sinica)
- Gennaro Chierchia (Harvard University)
- Guglielmo Cinque (University of Venice)
- Bernard Comri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 Ik-sang Eom (Hanyang University)
- Hiroya Fujisaki (University of Tokyo)
- Martin Haspelmath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cience of Human History)
- C.-T. James Huang (Harvard University)
- Larry M. Hym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Daniel Kaufman (Queens College,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Christine Lamarre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 Richard K. Larson (Stony Brook University)
- Paul Jen-kuei Li (Academia Sinica)
- Chinfa Lie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Ian Maddieson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 Kikuo Maekawa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 Alec Marantz (New York University)
- James A. Matisof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James Myer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 Mamoru Saito (Nanzan University)
- Rint Sybesma (Leiden University)
- Pei-chuan Wei (Academia Sinica)

Editorial Assistants

Jenny Tzu-chun Chen (Academia Sinica)
Abigail Jen-Hui Wang (Academia Sinica)

Sandy Ya-Chu Yang (Academia Sinica)

目 錄

Table of Contents

Preface.....	i
Photographs.....	iv
On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Elizabeth Zeitoun (齊莉莎) and Shu-Chuan Tseng (曾淑娟)	1
Re-evaluating the Sal hypothesis	
Jonathan P. Evans (余文生)	23
語言深度接觸對形態句法的影響：三個四川的個案	
孫天心 (Jackson T.-S. Sun)	63
論臺灣閩南語三個早期帶*-m 韻尾語詞的本字	
吳瑞文 (Rui-wen Wu)	93
中古漢語的副詞「都」	
魏培泉 (Pei-chuan Wei)	125
Are there prepositions in Tanan Rukai? Another look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lizabeth Zeitoun (齊莉莎)	159
客語「會」麼个—臺灣客語「會」的情態語義及體貌意義	
江敏華 (Min-hua Chiang)	187
Denominal derivations in Puyuma and Paiwan: A preliminary study	
Stacy Fang-ching Teng (鄧芳青)	231

Structuring interrogative <i>hows</i> in Tsou and Amis: A comparative syntax perspective Henry Y. Chang (張永利)	265
External and internal negation and temporal asymmetries in Atayal Sihwei Chen (陳思瑋)	297
Silent determiners and pluractional sequence comparatives in Mandarin Chinese Jo-wang Lin (林若望)	341
Seeing is (not) believing: On perception verbs in Mandarin Chinese Wei-wen Roger Liao (廖偉聞)	377
泰雅語書寫符號中的音韻規律探秘 黃慧娟 (Hui-chuan J. Huang)	407
A phonology of Yongxing: An Ong-Be variety of northwestern Hainan Yen-ling Chen (陳彥伶) and Shao-ren Lyu (呂紹任)	447
台灣華語 3 至 6 歲兒童語音習得跨域研究 曾淑娟 (Shu-Chuan Tseng)	479

論臺灣閩南語三個早期帶 *-m 韻尾語詞的本字

吳瑞文 [Rui-wen Wu]

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

本文探討臺灣閩南語中三個常用口語詞的本字，分別是：1. 表兼有、含有、帶在身邊的動詞 *kā2*；2. 表示充滿、漲潮的形容詞 *tī6* 以及 3. 表示引誘、招來義的動詞 *siā2*。這三個詞彙在臺灣閩南語中今讀韻母均為鼻化韻，不容易辨認早期韻尾的樣態，從而也就難以決定正確的漢語語源。本文利用近來出版的閩東語材料及原始閩東語的擬測，找出相應的同源詞，從而確認上面這三個口語詞早期都帶有 *-m 韻尾。從漢語音韻史的角度來看，這三個語詞的語源來自中古咸攝。這三個詞彙的漢語本字及原始閩語的形式分別是：*kā2* 是「銜」**kaim2*，*tī6* 是「灑」**tiam4*，*siā2* 是「豔」**siam2*。

關鍵詞：臺灣閩南語、閩東語、原始閩語、本字、比較方法

1. 前言

1.1 本字研究的方法

漢語方言本字研究，其本質是歷史語言學的研究。具體來說，是在現代漢語方言與漢語歷史文獻之間尋找「同源詞」(cognate)。本字研究的基本要求是「音準義合」，透過準確的音韻對應以及合理的語義變遷，探求現代漢語口耳相傳的語詞在歷史文獻上曾經存在過的寫法。漢語方言本字的研究方法包括：¹

覓字：增加吾人對典籍難字的認識；

尋音：增加吾人對音韻對應的認識；

探義：增加吾人對語義變遷的認識。

¹ 覓字法和尋音法係由梅祖麟(1995)提出，探義法則由楊秀芳(1999)提出，以上本字研究具體的方法論操作可以參看楊秀芳(2000)。

以上覓字、尋音、探義三種方法，分別以字形、字音、字義為未知項，運用時或者各有偏重，然而整體來說，均須從形、音、義三個向度進行交叉比對，以求全面且系統地建立漢語方言口語詞與漢語歷史文獻之間的關係。本文關於本字的考證，主要便仰賴這三個方法。²

方言本字考證就是方言語源考證，也就是為某個現代漢語方言的口語詞找到一個漢語書面文獻上的同源詞，其本質屬於歷史語言學研究。因此，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comparative method）也是本文主要採取的方法。現代漢語方言中的本字認定往往存在不同看法，倘若能在漢語書面文獻中為某個寫法找到相同或平行之用例，這類爭議便可以得到解決。此外，漢語方言間的橫向比較以及讀音比對，也可望確認某些語義上發生變化的本字。

本文預計討論三個臺灣閩南語的口語詞，它們分別是：

1. 臺灣閩南語表兼有、含有、帶在身邊的動詞 kã2 的本字：銜；
2. 臺灣閩南語表示充滿、填滿義的形容詞 ti6 的本字：瀆；
3. 臺灣閩南語表示引誘、招來義的動詞 siã2 的本字：豔。

這三個口語詞都是中古咸攝字，分別來自咸攝二等、四等和三等。換言之，這三個本字在早期階段都收 *-m 尾，此為本文題目取義所在。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透過原始語（Proto Min & Proto Eastern Min）及漢語典籍證據這兩方面，綜合地論證閩南語（包括原始閩南語）中鼻化韻的本字。本文所論三個本字在原始閩南語中也都讀為鼻化韻，這也就是說，光看閩南語實際上不能推測早期韻尾究竟是 *-m、*-n、*-ŋ，抑或是後起的鼻化。準此，本文以早期帶 *-m 韻尾為題，亦具有揭示方法論之意涵。

本文所引用之所有現代漢語及其方言之讀音，全部使用國際音標（IPA）。聲調則以數字標註調類，具體如下：陰平-1、陽平-2、陰上-3、陽上-4、陰去-5、陽去-6、陰入-7、陽入-8、輕聲-0。³

² 關於更詳盡的方法論說明也可參看我們（吳瑞文 2021）較為詳細的說明。

³ 審查人指出，原始閩語的聲調系統是 A、B、C、D 四調，同時還存在帶音聲母（如 *g-、*d-、*z-）等。我們的看法頗有不同。原始閩語存在幾個調類，實質上仍有討論空間。所謂原始閩語 A、B、C、D 四調格局，在我們看來應當視為「前原始閩語」（pre-Proto Min）的情形，與原始閩語不能直接等同起來。為求審慎，本文暫時認為原始閩語是個八調（1、2、3、4、5、6、7、8）系統的語言，並且原始閩語階段帶音聲母也已經清化。此外，本文以考證臺灣閩南語本字為基本切入點，須隨時與漢語音韻史進行參照，因此採用漢語音韻論文常見的平、上、去、入對應數字調類的方式，不另立 A、B、C、D 調類以免混淆。

本文標寫方言例句時，主要根據萊比錫標注系統（The Leipzig Glossing Rules）而有所簡化。整體而言，凡獨立成段的方言例句都以三行來呈現，第一行為國際音標拼寫，第二行為逐詞標註，第三行為全句之中文翻譯。不獨立成段的例句，則僅在音標後標注漢字。漢語方言往往存在本字認定問題，閩南語音字關係不明的現象更多，本文進行閩南語逐詞標註時，盡量標寫本字而不用訓讀字或方言字。另外，本文語料出處包括 Douglas（杜嘉德 1990[1873]）的《廈英大辭典》、姚榮松總編輯之《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以及本人自己採集的語料。語料來源各有不同，本文不將《辭典》標音統一，主要考量是保留原始語料之面貌。

1.2 咸攝在原始閩語中的音韻層次

中古《切韻》及其所提供的音韻框架，是探討漢語音韻史及相關議題的重要根據。除了《切韻》系韻書外，中古之後興起的不同時期的韻圖（《韻鏡》、《七音畧》、《四聲等子》）也提供了重要的音類訊息。因此本文底下便以《切韻》韻目配合宋代韻圖所列十六攝的架構，對本字進行探討。

上面已經提到，本文中所要討論的三個本字都屬於中古咸攝。關於咸攝在閩語中的音韻層次，我們（吳瑞文 2018）曾提出相對全面的論述，咸攝在原始閩語中的音韻層次可歸結如下：

表 1. 從中古音看原始閩語咸攝韻母的音韻層次

	原始閩南	原始閩東	原始閩北	原始閩語	同源詞例
覃 I	*-am/*-aʔ	*-am/*-ap	*-oiŋ/*-oi	*-əim/*-əip	潭含/合
II	*-am/*-ap	*-am/*-ap	*-aŋ/*-a	*-əɔm/*-əɔp	貪涵/納雜合
談 I	*-ã/*-aʔ	*-am/*-ap	*-aN/*-a	*-am/*-ap	三籃/蹋
II	*-ã/*-aʔ	*-am/*-ap	*-aŋ/*-a	*-am/*-ap	藍膽/塔
咸 I	*-ã/*-aʔ	*-am/*-ap	*-aN/*-a	*-am/*-ap	餡/爍
II	*-iam/*-iap	*-ɛm/*-ɛp	*-eiŋ/*-o	*-iəɔm/*-iəɔp	鹹減/夾眨
銜 I	*-ã/*-aʔ	*-am/*-ap	*-aiN/*-ai	*-aim/*-aip	銜/壓
II	*-ã/*-aʔ	*-am/*-ap	*-aŋ/*-o	*-am/*-ap	監/鴨
鹽 I	*-ĩ/*-iʔ	*-iem/*-ieɔp	*-ieŋ/*-ie	*-iam/*-iap	穢染鹽/摺
II	*-iã/*-aiʔ	*-iam/*-iap	*-iaŋ/*-ia	*-iam/*-iap	饜焰染/葉
添 I	*-ãi/*-aiʔ	*-aim/*-aip	*-aiŋ/*-ai	*-aim/*-aip	點店念/貼
II	*-ĩ/*-iʔ	*-iem/*-ieɔp	*-ieŋ/*-ie	*-iam/*-iap	拈甜添/碟

歸納上表，咸攝內部諸韻在原始閩語中有以下 9 套音韻形式：

-əm/-əp	*-əim/*-əip	*-iəm/*-iəp
-am/-ap	*-aim/*-aip	*-iam/*-iap
-am/-ap	*-aim/*-aip	*-iam/*-iap

以上這個架構，是在（Norman 1981）原始閩語韻母擬測的基礎上增加比較的方言數量並擴充同源詞的內容而得出。以上原始閩語及原始閩語次方言的擬測，乃是本文探討閩南語咸攝本字的重要基礎。

2. 閩南語兼有義動詞 kâ2 的本字

臺灣閩南語中有一個相當常用的動詞 kâ2，其義項包括 1. 兼有、連帶、包括以及 2. 帶著、帶在身邊。臺灣閩南語具體之用例如下：⁴

(1) *tsit7 bi6 u6 kâ2 ti6 lai6 te3*
 這 味 有 銜 著 裏 底
 這個成分包含在裡面。

(2) *tham2 kâ2 hue?7*
 痰 銜 血
 痰帶血。

(3) *il tsit8 e2 tsal bɔ3 laŋ2 kâ2 sãl e2 gin3 a3, tho3 than5 bo2 kan3 tan1*
 伊 一 個 諸 母 儂 銜 三 個 囡 囡 討 趁 無 簡 單
 他一個女人家帶三個小孩，賺錢不容易。

(4) *kâ2 tsit8 e2 gin3 a3 tshut7 khi5 tshit7 tho2, kel tsin1 tshu5 bi6*
 銜 一 個 囡 囡 出 去 迺 迺 加 真 趣 味
 帶一個小孩去玩，有趣得多。

⁴ 例句全部根據《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

以上例句(1)、(2)相當於連帶，兼有；(3)則是兼有連帶和帶領兩種義涵；(4)在用法上則相當於帶領義動詞 tshua6「焯」。《辭典》將上述義項 kã2 的方塊字寫作「含」，中古反切為胡男切，音韻地位為咸攝一等覃韻匣母平聲。這個寫法我們認為並非正確的本字，有進一步深究的必要。

首先就音韻地位來看，中古咸攝一等覃韻在閩南語中基本上沒有讀為鼻化音 -ã 韻母者，其音韻對應都是 -am，並且這一對應可以追溯到原始閩南語的階段。關於原始閩語及原始閩南語咸攝的音韻層次問題，我們(吳瑞文 2018)已經有相當全面的分析。下面直接引用我們關於閩南語覃韻的同源詞表，唯一不同的是把永春換成臺灣閩南語，並刪去若干同源詞。請看下表：

表 2. 六種閩南語次方言的覃韻同源詞表

	臺灣	泉州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貪	tham1	tham1	tham1	tham1	tham1	tham1
譚	tham2	tham2	tham2	tham2	tham2	tham2
南	lam2	lam2	lam2	lam2	lam2	lam2
男	lam2	lam2	lam2	lam2	lam2	lam2
簪	tsam1	tsam1	tsam1	tsam1	tsam1	tsam1
參	tsham1	tsham1	tsham1	tsham1	tsham1	tsham1
慘	tsham3	tsham3	tsham3	tsham3	tsham3	tsham3
龕	kham1	kham1	kham1	kham1	kham1	kham1
感	kam3	kam3	kam3	kam3	kam3	kam3
含	kam2	kam2	kam2	kam2	kam2	kam2
暗	am5	am5	am5	am5	am5	am5

整體來看，覃韻在各閩南語次方言中的對應都是 -am，沒有任何一個讀為鼻化韻母 -ã。

另一個具有啟示意義的現象是「含」和「涵」的文白異讀。根據我們(吳瑞文 2018: 95)的分析，「含」、「涵」兩字中古同為胡男切，也就是同音字。它們在臺灣閩南語中的文白異讀如下：

含：白話音 kam2，意思是含在口中；

文讀音 ham2，用於「含笑」ham2 tshiau5、「含冤」ham2 uan1。

涵：白話音 am2，埋地下疏通汗水的管道稱為「涵溝」am2 kau1；

文讀音 ham2，用於「包涵」pau1 ham2、「涵蓋」ham2 kai5。

根據以上「含」、「涵」兩字的文白異讀，我們可以肯定匣母在閩南語中有三個不同的音韻層次：讀為舌根塞音 *k-*、讀為零聲母 *ø*、讀為喉擦音 *h-*；以性質而言，喉擦音 *h* 均屬文讀層，舌根塞音 *k-* 和零聲母 *ø* 則屬於白話層。儘管聲母有三個音韻層次，然而韻母則都是 *-am*，這是韻母上不同層次合流的表現，也就是「異層同形」。根據以上的分析，從同源詞的對當來看，要說覃韻陽聲韻字在閩南語有鼻化韻母 *-ã* 這一項語音規則對應，委實難以成立。

關於臺灣閩南語動詞 *kã2* 的本字，我們（吳瑞文 2018: 112）已經指出是「銜」，戶監切，咸攝二等銜韻匣母平聲字。惟文中只就音韻對應上立說，未就漢語歷史文獻進行探討，底下我們根據文獻略作補充。

許慎《說文解字》釋「銜」字曰：「馬勒口中，从金从行。銜，行馬者也」。段注解釋「銜」的意思是「其在口中者謂之銜，銜者，所以行馬者也……。凡馬提控其銜以制其行止」。由此可知，「銜」原指馬口中嚙咬的鐵製工具，用來操控馬匹行進的方向。事實上，「銜」在古籍中除了用為名詞的馬口銜之外，很早就從名詞派生出動詞用法，「銜」用作動詞的意義包括「口銜」、「懷有」以及「帶領」等，例如：⁵

(5) 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周禮·夏官·大司馬》）

(6)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詩經·小雅·蓼莪》）

(7) 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鬥。（《禮記·檀弓》）

(8) 景帝嘗屬諸姬子，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漢書·外戚傳》）

以上(5)是指把具體的「枚」（古代行軍時，讓士兵銜在口中以禁止言語的箸）銜在口中。這是「口銜」的基本用法。(6)「銜恤」指心中懷帶憂傷；(7)「銜君命」是指承接君命，由於君命是被指派的，所以這是被動地帶有；(8)是指內心懷帶不滿，這個用法相當於對某人懷忿在心(6)、(8)的內心懷帶以及(7)的承帶這些用法較為抽象，「人以口銜某物」也就是「人身上帶有某物」，進而由原先具體的物品（「枚」）擴大到較為

⁵ 本文引述之漢語歷史文獻都根據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 <https://ctext.org/zh>。

抽象的「憂慮」（「恤」）或「事件」（「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至於「銜命」是指承受國君之命令而來，用以說明所受之「命令」來自國君，具有法理及權威，這也是較為抽象的用法。歸納而言，漢語文獻「銜」字由「口銜義」發展為及物的懷帶義動詞，賓語的語義內涵由具體而抽象。臺灣閩南語的兼有義與連帶義大致相當。

- (9) 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五五，羅列成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裴回。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宋書·卷二十一·白鵠·艷歌何嘗》）

例句(9)相當有意思，內容是指雌鵠猝然生病，無法繼續飛行，雄鵠回首張望，徘徊不忍遠離，然後自思「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句中的「銜」若從鵠鳥本身的觀點來看固然是指「以喙叨銜」，但從人類的觀點來看，則是公鵠帶領母鵠一同飛行，因而隱含有「帶領」的意思。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語句結構，「銜汝去」本身是一個[V1-O-V2]的連謂句，跟上述臺灣閩南語例句(4)「kã2 tsit8 e2 gin3 a3 tshut7 khi5」（帶一個小孩出去）結構基本相同。這裡可以發現：文獻中的「銜」在表口銜意時，賓語都是具體名詞；表懷有、帶領義時，賓語都是抽象名詞。相對地，閩南語 kã2 表懷有、帶領義時，賓語都是具體名詞，似乎沒有看到「口銜義」的例證。也就是說，若以「銜」為 kã2 的本字，則漢語文獻與閩南語之間在用法上存在若干分歧。對此我們的解釋是：第一、閩南語欠缺「銜」的「口銜義」用法，不能排除是詞彙取代的結果。比較華語「銜」除了在「結草銜環」、「銜枚」這類書面用語之外，口語中「用嘴銜物」的詞彙是「叨」；閩南語「用嘴銜物」的詞彙則是「齧」ka6，例如「ka6 tsit8 kil hun1 tshel」（「齧一支薰吹」，叨一根菸管）。第二、從文獻中「銜」的賓語由具體名詞擴大到抽象名詞的過程來看，閩南語 kã2 後接賓語多屬具體名詞而不接抽象名詞，這個現象本身說明閩南語保存「銜」相對初始的用法。

關於臺灣閩南語 kã2 的本字，林金鈔（1980: 150）認為是深攝三等侵韻群母平聲巨金切的「擒（擒）」，底下從音韻和語義兩方面加以檢討。

從中古音的角度來看，深攝「侵寢沁緝」諸韻在閩南語的基本對應是：

- 層次 I 白話音韻母：-am（枕飲） / -ap（汁十）
 層次 II 白話音韻母：-iam（針臨） / -iap（粒習）
 層次 III 文讀音韻母：-im（飲臨） / -ip（十習）

由此可見深攝侵韻在閩南語都不讀為鼻化音韻母。唯一一個讀為鼻化音韻母的深攝字是「林」，白話音讀 $lā2$ ，用於地名；文讀音則是 $lim2$ ，用於姓氏。⁶ 楊秀芳（2022）曾經深入討論「林」白話音的來歷，它是上古侵部三等字變入談部的例外，因而有鼻化音的表現。其他上古侵部讀入談部，並在中古階段歸入咸攝的還有「三」 $sā1$ 、「衞」 $kā2$ 、「衫」 $sā1$ 等。這裡應該注意等第：「三」是一等、「衞衫」都是二等，閩南語白話層有二等讀同一等及三等讀同一等的情況，「林」 $lā2$ 韻母讀同「三衞衫」就是等第混讀的情況。由此可知，「林」 $lā2$ 的讀音相當於咸攝一等談二等衞，這是個別語詞的例外，不屬於正規演變。因此《切韻》音系仍把「林」歸於侵韻，與談、衞諸韻截然有別。總而言之，「林」的變化是上古侵部三等字混入上古談部一二等字，時代不晚於東漢；尤其不能理解為中古的深攝三等字混入咸攝一二等字。除去「林」這個例外之後，是否可以主張「擒（撿）」也有相同的變化？從而認為中古侵韻也有 \tilde{a} 這類對應？就音韻而言似乎並無不可，接著我們來考察一下語義。

擒，字又作撿或撿，巨金切，《廣韻》釋義為「急持」。《說文解字》：

擒，急持衣衿也。從手金聲。撿，撿或從禁。

段玉裁注：此篆古段借作禽，俗作擒、作撿。走獸總名曰禽者，以其為人所撿也。又按此解，五字當作「急持也一曰持衣衿也」九字乃合。必轉寫有訛奪矣。

由此可知，「擒、撿、撿」的本義是「持取衣襟（衿）」或「快速地持取某物」，進而引申出捉拿、捕捉義。捕捉義的「撿」在早期文獻中多作「禽」字，從手的「擒、撿、撿」均為後起字。例如：

(10) 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11) 襄子困辱，乃禽智伯。（《史記·太史公自序》）

(12) 文王見罾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韓非子·喻老》）

⁶ 閩南語 $lā2$ 實際讀音為 $[nā2]$ ，聲母音值為 $[n]$ ，這是受到鼻化韻母 \tilde{a} 同化作用的影響。相對地，文讀音 $lim2$ 實際讀音仍是 $[lim2]$ ，聲母音值為 $[l]$ ，這是由於韻母屬於非鼻化韻母，對聲母不產生任何影響。整體而言，泉漳系閩南語大致不分 $/n/$ 和 $/l/$ 這兩個音位，我們一律標為 $/l/$ 。

(13) 大夫種輔翼越王勾踐，而為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淮南子·汜論訓》）

以上「禽、擒」兩者為古今字的關係，都是捉拿、捕捉的意思。就語義本身而言，「擒、擒、擷」的捕捉義相當穩定，看不出演變為懷帶義及帶領義的跡象。綜合以上所說，音韻上以「擒（擒）」為 *kā2*，代價是讓侵韻在音讀上又產生例外；語義上文獻中未見「擒（擒）」演變為懷帶、帶領義的確證。基於「音準義合」的考量，我們並不接受深攝侵韻「擒」為臺灣閩南語 *kā2* 本字的這個看法。

歸納起來，臺灣閩南語的 *kā2* 就音韻表現及動詞語義內涵兩方面而言，可以聯繫到漢語書面文獻中「銜」。在句法結構方面，閩南語 *kā2* 承繼了「銜」的 [V1-O-V2] 的用法。同時應當要留意，臺灣閩南語的 *kā2* 既有「懷帶」（連帶、兼有）義也有「帶領」義，兩者都屬於動詞，目前還沒看到語法化的跡象。有許有人主張，*kā2* 是「含」*kam2* 在語音上個別發生弱化的形式，但衡諸閩南語 *kā2* 的語義沒有虛化跡象這一前提下，我們不採取這個觀點。歸結以上語義及語法兩方面的分析，配合音韻上的規則對應，我們認為閩南語的 *kā2* 的本字應該是咸攝二等銜韻匣母的「銜」而不是咸攝一等覃韻的「含」。

3. 閩南語充滿、填滿、潮水漲滿義動詞 *tī6* 的本字

現代閩南語中表示潮水漲滿的動詞及表示液體充滿、填滿的形容詞，使用的都是 *tī6*。關於閩南語 *tī6* 的釋義及各項用例，Douglas (1990[1873]: 493) 有相當全面的記錄：⁷

tīⁿ, full; well-filled; crowded; flood-tide. [充滿；充實；塞滿；漲潮。]

tīⁿ moáⁿ-moáⁿ, very full, as with liquid. [非常飽滿，如同液體一樣。]

tīⁿ lâu-lâu, full and overflowing, as liquid. [飽滿而流溢出來，如同液體。]

tīⁿ that-that, very full; choke-full, as with goods, furniture, dirt, etc. [非常飽滿；塞得滿滿的，如貨物、家具、污垢等。]

that-that-tīⁿ, very full; choke-full, as with goods, furniture, dirt, etc.; crowded in great quantities. [非常飽滿；塞得滿滿的，如貨物、家具、污垢等；量多充塞。]

tīⁿ phóng-phóng (T.), crowded, as with people; choke-full, as with dirt; very fat, as face. [擁

⁷ 以下標音皆依 Douglas (1990[1873]) 原樣：ch 相當於 /ts/，o 相當於 /u/（指 oa、oe 這類韻母，應當留意 ong 中的 o 則相當於 /ɔ/，兩者音值有別），鼻化音以 n 標註於音節末並上標；調號也標註於主要元音之上，*tīⁿ* 轉寫為國際音標即為 *tī6*。[] 中的中文翻譯係本文所增。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也收錄這個詞：1. *Tê ài thîn hōo tīnn*（茶愛斟予滇），屬於形容詞；2. *lâu-tsuí-tīnn*（流水滇），屬於動詞。Douglas 的記述相當詳盡，《常用詞辭典》內容附記於此。

擠，如同人群一樣；塞得滿滿地，如同泥土一樣；很肥胖，如臉型。]

îⁿ-tīⁿ, very fat and plump, as fat man; very round and full, as large fine well-grown grain of rice.

[很胖很豐滿，像個胖子；非常圓潤飽滿，就像生長良好的大米粒。]

toé-tīⁿ, to fill quite full. [填滿]

ûi kàu-tīⁿ, to crowd round in great numbers, as spectators. [數量多而擁擠，形容許多人圍觀]

pá-tīⁿ, stuffed full; fat, plump, and healthy, as well formed limb. [塞滿；肥胖，豐滿而健康，形容肢體勻稱。]

ke-hé pá-tīⁿ, wealthy. [富有]

thàn--khi pá-tīⁿ, to make a great deal of money; to become wealthy. [賺大錢；變得富裕]

tsiah kàu pá-tīⁿ, to gorge one's self quite full. [讓自己吃得相當飽足]

tsúi-tīⁿ, flood-tide; beginning of flood-tide; quite full of water; water quite full, as in any place or thing. [漲潮；潮水起始；漲滿的水；水很滿，就像在任何地方或事物中一樣。]

tsúi tiām-tīⁿ, tide quite full; slack-water at high tide; the very top of the tide. [潮水滿滿；漲潮時的潮水；漲潮的最高點。]

由此可見，tī6 確實有動詞（如 tsui3 tī6 a0，水滿了）和形容詞（tsui3 tsiok7 tī6 e0，水很滿）這兩個用法。閩南語的 tī6 還可與其他語詞構成複合詞，例如表示豐滿的 i2 tī6，表示飽滿的 pa3 tī6 等；也可以構成重疊形式，例如 tī6 buã3 buã3、tī6 lau2 lau2、tī6 that7 that7（或 that7 that7 tī6）等。

關於閩南語 tī6 的本字問題，不同學者間存在若干不同的看法，甚至同一位學者也有前後不同的意見。楊秀芳（1982: 91, 248, 479）首先指出 tī6 本字是「灋」（《廣韻》：水滿）。稍後，楊秀芳（1991: 71）則懷疑閩南語中表示滿盛的 tī6，其本字為「闐」。根據許慎《說文解字》：

闐，盛貌也，從門真聲。

段玉裁注「盛貌也」謂：謂盛滿於門中之貌也。

段玉裁注「從門真聲」謂：待年切。

類似的語詞釋義也可見於《廣韻》。《廣韻》收錄「闐」字，音徒年切（與段注待年切聲韻調均同）；釋義為「轟轟闐闐，盛貌」。以徒年切（山攝開口四等平聲定母）的「闐」為閩南語 tī6 的本字，聲母和韻母雖然符合閩南語內部的規則對應，然而聲調上卻難以解釋何以定母平聲字讀入陽去而不歸於陽平。

隨後周長楫（1998: 295）、林寶卿（1999: 287）、李如龍（2001: 40）及董忠司（2001: 1336）均將 ti6 寫成「溱」。周長楫並且引用《集韻》的資料，認為閩南語 ti6 的本字為「溱」，反切為堂練切（定母去聲），釋義為「大水貌」。「溱」在《廣韻》收都年切（端母平聲）、他甸切（透母去聲）和徒年切（定母平聲）三個切語，釋義如下：

溱 都年切，溱池，在建寧。

溱 他甸切，溱灑，大水，又音田。

溱 徒年切，溱污，大水兒，又都年切。⁸

由此可知，在較早的切韻系韻書《廣韻》中，「溱」字只有端母平聲、透母去聲和定母平聲的讀法，並沒有其他切語。

歸納起來，關於閩南語 ti6 ，前此的學者或以徒年切的「闌」為本字，或以堂練切的「溱」為本字，或以水滿的「灑」為本字。在語義上，不論是盛貌或大水貌，都與閩南語表示充滿、充塞的詞 ti6 相當接近，是意義上可以被接受的候選本字。若進一步從語音上的規則對應來看，考慮到聲調表現為陽去而不是陽平，則堂練切的「溱」比起徒年切的「闌」更為切合。然而應當留意到，「溱」字之有堂練切（定母去聲）這一音讀，乃是始於《集韻》。由此可見，「溱」字定母去聲一讀乃是晚出的讀音，其實不無可疑之處。⁹

進一步從閩南語內部比較的觀點來看，以堂練切的「溱」為 ti6 的本字，其實仍存在一個疑問，那就是今讀聲調的表現。閩南語有泉州、漳州、潮州這三系的方言，泉州系和漳州系大致都屬於七調的方言，潮州系則是八調的方言。屬於七調方言的泉州系還可以大別為兩個次類：一類是永春或同安，聲調表現為：陰平、陽平、陰上、陰去、陽去、陰入、陽入共七類；另一類是泉州或晉江，聲調表現為：陰平、陽平、陰上、陽上、去聲、陰入、陽入，也是七類。值得注意的是，泉州晉江這類泉州系方言中的去聲，其轄字範圍包括中古的清去與濁去，也就是說，泉州晉江方言可以區別陽上和陽去。相對地，永春同安這類泉州系方言並無獨立的陽上，中古全濁上聲已經讀為陽去，因此無法區分中古全濁上聲字和全濁去聲字。¹⁰

⁸ 本條釋義之「污」字顯然有誤，當作「灑」。灑，莫甸切，溱灑，水大兒。今讀音同「麵」。

⁹ 應當留意到的是，較晚收錄於文獻上的切語，並不必然就是後起的讀音。不過從「溱」的音讀線索來推敲，表大水貌的「溱」有徒年切、他甸切兩讀；同時在這一義項上「溱」又與莫甸切的「灑」字構成疊韻雙音節詞「溱灑」。歸納起來，「溱」字定母去聲一讀可能確屬後起音讀。例如「溱灑」這個疊韻雙音節詞由於音節縮略，因而有了「徒甸切」（即堂練切）的「溱」字一讀：聲母來自定母平聲的「溱」，韻母來自明母去聲的「灑」。

¹⁰ 閩南語內部次方言的聲調比較參看董同龢（1959: 1041–1042）、張靜芬（2013: 52–53）、Kwok（2018: 188）。他們有大致一樣的看法，即：原始閩南語共有八調，這可能也就是原始閩語的聲調格局。

現在我們透過漳州系的漳州、泉州系的永春、泉州和潮州系的揭陽等四個方言¹¹，觀察全濁上聲字「杜、是、舅、動」和全濁去聲字「度、示、舊、洞」這兩組同源詞的語音對比，並列出表示「填滿、充滿」的 $t\dot{i}6$ 在閩南語各次方言中的讀音：

表 3. 四種閩南語次方言的陽上與陽去

	杜	度	是	示	舅	舊	動	洞	*滿
漳州	$t\dot{o}6$	$t\dot{o}6$	$si6$	$si6$	$ku6$	$ku6$	$ta\eta6$	$ta\eta6$	$t\dot{i}6$
永春	$t\dot{o}6$	$t\dot{o}6$	$si6$	$si6$	$ku6$	$ku6$	$ta\eta6$	$ta\eta6$	$t\dot{i}6$
泉州	$t\dot{o}4$	$t\dot{o}5$	$si4$	$si5$	$ku4$	$ku5$	$ta\eta4$	$ta\eta5$	$t\dot{i}4$
揭陽	$tou4$	$tou6$	$si4$	$si6$	$ku4$	$ku6$	$ta\eta4$	$ta\eta6$	$t\dot{i}4$

根據上表可知，由於永春和漳州在聲調上都發生了濁上歸去的變化，因此「杜度、是示、舅舊、動洞」等字兩兩同音。泉州則不然，泉州方言中古濁上字今讀陽上，中古濁去字則讀去聲，因此「杜度、是示、舅舊、動洞」四組八字的聲調分屬 4、5 兩調。揭陽方言陽上和陽去有別，因此「杜度、是示、舅舊、動洞」四組八字的聲調分屬 4、6 兩調。表示「填滿、充滿」的 $t\dot{i}6$ ，在永春讀陽去 $t\dot{i}6$ ，在泉州則讀陽上 $t\dot{i}4$ ，在潮州也讀陽上 $t\dot{i}4$ 。¹²

透過以上閩南語次方言內部的交叉比對，可見「填滿、充滿」的本字應當來自全濁上聲而非全濁去聲。這也就是說，中古全濁定母去聲的「溘」（堂練切）字其實也無法解釋現代泉州和潮州方言中陽上調 $t\dot{i}4$ 的讀法。

歸納以上的討論，根據閩南語內部比較，表示「填滿、充滿」的語詞，其本字應當來自一個中古全濁聲母上聲字。韻母方面，閩南語各次方言都讀為 $-i$ ，其可能的範圍是中古咸攝的三四等或山攝的三四等，並且我們可以進一步排除梗攝二、三、四等。理由是：梗攝二、三、四等在泉州系和潮州系的韻母規則對應雖然也是 $-i$ ，但是漳州系則能夠區別咸、山兩攝與梗攝：咸攝細音（簾染添拈）和山攝細音（錢纏天年）韻母今讀為 $-i$ ，梗攝韻母（坑生井青）今讀則為 $-e$ ，與 $-i$ 截然有別。現在已知漳州表「填滿、充滿」的讀音為 $t\dot{i}6$ ($< *t\dot{i}4$)，則其本字無疑地只能在咸、山兩攝細音字群中尋求。

前此學者對閩南語 $t\dot{i}4/t\dot{i}6$ 本字的探索，主要著眼於山攝的細音字（如堂練切的「溘」或徒年切的「闌」），兩字共同的問題是聲調上並不規則，形成例外。我們認為，閩南語 $t\dot{i}4$ 的本字應當是「灑」字，也就是楊秀芳（1982）最早提出的見解。根據《廣韻》，「灑」的釋義如下：

¹¹ 漳州根據馬重奇（1993），永春根據林連通、陳章太（1989），泉州根據林連通主編（1993），潮汕揭陽根據蔡俊明（1976）。

¹² 李如龍（2001: 40）南安方言本字考證中以去聲「溘」字「調轉為陽上」，未說明原因。

澗 徒玷切，澗滔，水滿。

較為可惜的是，「澗」字除了《廣韻》收錄字音及釋義之外，在漢語文獻中不容易見到確切的用例。同時《廣韻》以「澗滔」兩字連言，似乎顯示這是個連綿詞。不過《說文解字》「滔」字下有「泥水滔滔」，其中「滔」字疊用，而非「澗滔」並舉。因此「澗滔，水滿」的句讀也可能是「澗、滔，水滿」。

由於「澗」字在漢語典籍上幾乎沒有例證，因此閩南語 $t\dot{i}4/6$ 本字的考求，除了《廣韻》釋義之外，必須仰賴音韻上嚴整的規則對應。徒玷切為咸攝開口四等定母上聲忝韻字，聲母屬全濁，韻母為咸攝細音，聲調為上聲。漢字「澗」的聲、韻、調完全符合演變到閩南語的音韻規則對應。現在列出泉州、漳州、揭陽三個閩南語次方言的咸攝開口四等字的同源詞：

表 4. 三種閩南語咸攝四等字同源詞

	添	甜	拈	澗
泉州	thī1	tī1	lī1	tī4
漳州	thī1	tī1	lī1	tī6
揭陽	thī1	tī1	lī1	tī4

以上同源詞中，「添」thī1 用於「添飯」或「添衫」（多穿衣服）；「甜」tī1 表示味道甘甜，兩字都是口語常用字。至於「拈」lī1，奴兼切，以指取物也。閩南語的 lī1 正是用手指頭輕巧地拿取物品，例如「偷拈」thau1 lī1。值得注意的是，咸攝四等定母平聲「甜」和泥母平聲「拈」，它們的聲調都不讀為陽平，而仍讀為陰平，這一現象後文將有所說明。「甜」在泉州、漳州和揭陽等都有 tiam2 一讀，從韻母和聲調來看，屬於文讀音的表現。「拈」也有 liam1 一讀，用於前往寺廟進香或亡者靈前上香，例如「拈香」liam1 hiū1，聲調也讀為陰平。以閩南語咸攝四等開口字的層次而言，讀 -iam 者屬於文讀層韻母，讀 -ī 者則屬於白話層韻母。有了「添甜拈」等字讀 -ī 的韻母規則對應，我們便可以放心地把閩南語中表示「填滿、充滿」的謂詞 $t\dot{i}4/t\dot{i}6$ 與咸攝開口四等徒玷切的「澗」字聯繫起來。

我們以咸攝四等「澗」字為閩南語 $t\dot{i}4/t\dot{i}6$ 的語源，就閩南語內部而言可以全面地解釋聲母、韻母以及聲調上的對應關係，它在原始閩南語的形式為 * $t\dot{i}4$ 。根據歷史語言學比較方法的基本原則，「添甜拈澗」等同源詞在原始閩南語的形式只能追溯到鼻化韻 * $-i$ ，同時無法重建出任何形式的輔音韻尾。不過若是參照其他閩語系語言的同源詞，則可望

重建這些鼻化韻更早期韻尾的樣態。接著我們考察閩東語的同源詞來加以比較，同時進一步驗證「灑」這個本字是否可靠。

關於閩東語的早期形式，秋谷裕幸（2018）及我們（吳瑞文 2018）都曾有過研究。兩者不約而同地指出咸攝四等陽聲韻在閩東語更早的歷史階段中兩種形式：一種是有帶 -i- 介音的 *-iem（秋谷裕幸）或 *-iem（吳瑞文）韻母，另一種則是不帶任何介音的 *-em 韻母。¹³ 其中與原始閩南語 *-i 相應的音韻層次為 *-iem，同時更值得注意的是，原始閩東語與原始閩南語的同源詞大致是重疊的。請看下表：¹⁴

表 5. 五種閩東語及原始閩東語的咸攝四等字同源詞

	虎淚	咸村	九都	福清	柘榮	原始閩東
添	thiem1	thim1	them1	thien1	thien1	*thiem1
甜	tiem1	tim1	tem1	tien1	tien1	*tiem1
拈			nim1	nien1	nien1	*niem1
灑[滿]	tiem6	tim6	tim6	thien6	thien6	*tiem6

從上表來看，有幾個地方值得留意：

第一、虎淚、咸村及九都這三種寧德次方言，「添、甜、灑」三個同源詞都收雙唇鼻音 -m 尾，在福清、柘榮這類方言則收舌根鼻音 -ŋ 尾，可見原始閩東語應當具有雙唇鼻音 *-m 韻尾，-m 韻尾目前只保留在寧德方言中，其他閩東語次方言都已經變為舌根鼻音 -ŋ。九都的「灑[滿]」韻母為 -im 與「添、甜」的 -em 不同，這是由於原先的 *-iem 韻母以聲調為條件發生分化的結果，參看秋谷裕幸（2018: 550–551）。

第二、秋谷裕幸擬測的原始寧德方言聲調系統，共有陰平、陽平、上聲、陰去、陽去、陰入、陽入共七個聲調，其中陽去調包括中古的濁上字和濁去字，也就是濁上歸去。因此從原始寧德方言來說，「灑」讀為 *tiem6 屬於規則對應。至於其他閩東語，如福清和柘榮都讀 tien6 (< *tiem6)，同時現代閩東語中似乎也沒有能夠區分陽上和陽去的次方言。所以我們可以說，原始寧德方言的聲調系統大致等同於原始閩東語的聲調系統。

¹³ 需留意的是秋谷裕幸（2018）擬測的是原始寧德方言，我們（吳瑞文 2018）所擬測的則是原始閩東語，範圍頗有不同。從音韻層次的觀點來看，中古咸攝四等「點念店簾」這些同源詞在兩人各自的語音系統內都是單元音 *-em。

¹⁴ 下表中虎淚、咸村和九都都根據秋谷裕幸（2018: 549），同時放入福清、柘榮以及原始閩東語進行比較。請留意秋谷並未寫出寧德方言中「甜」*tiem1 和「滿」*tiem6 兩詞的本字，「甜」字也許是基於聲調演變上的考慮。關於「甜」這個本字的認定問題，下文有說。另外，奴兼切的「拈」字也是我們補入的。

第三、秋谷裕幸（2018）所擬測原始寧德方言中沒有「拈」這個同源詞，因此「拈」是否收 -m 尾似乎不無疑問。我們參考沙平（1999）所記錄的寧德方言，發現咸攝四等同源詞有「添」them1、「甜」tem1、「拈」nem1 三字的讀音。這三個同源詞讀音與寧德九都的讀音類似，都是不帶介音的韻母。由此可知「拈」在寧德方言內部確實有 nem1 一讀。進一步比較寧德「拈」nem1 和福清、柘榮的「拈」nieŋ1，可以確認「拈」nieŋ1 無疑地來自早期帶 -m 韻尾的 *-iem。九都「拈」讀 nim1，韻母跟「添甜」讀 em 不同，暫時視為例外。

第四、原始閩東語的「甜」*tiem1 和「拈」*niem1 在聲調上都讀陰平，與原始閩南語的 *tī1 和 *lī1 形成嚴整的規則對應。從中古音的觀點來看，「甜」是徒兼切，「拈」是奴兼切，均屬所謂帶音的濁聲母。在聲調演變上，濁母平聲應該變入陽平，讀為陰平似乎相當奇怪。宏觀來看，現代閩語中「甜、拈」兩字在聲調上一致的例外變化，符合丁邦新（2002）所提到的方言特字。這兩個特字的成因，我們推測是原始閩語平分陰陽之後，未曾變入陽平而仍保留為陰平。換言之，閩語「甜、拈」兩字讀陰平，其本質是音變的遺留。¹⁵「甜、拈」這兩個詞來自中古濁聲母平聲，然今讀陰平而不歸陽平，正是閩東語和閩南語關係格外密切的一項音韻證據。¹⁶

總結本節所述，現代閩南語中表示填滿、充滿或潮水滿漲的 tī4/tī6，本字應該是咸攝開口四等定母上聲徒玷切的「澗」，本義是水滿。光就閩南語內部而言，觀察韻母無法判斷究竟是來自山攝的「澗」（堂練切）或咸攝的「澗」，只能在聲調上根據泉州系及潮汕系方言今歸陽上的表現，認定本字應該是「澗」而非「澗」。就這一個本字考證而言，現代閩東語提供了相當重要的語音線索，在原始閩東語及原始寧德方言中，表示填滿、充滿的詞為 *tiem6 或 *tiem6，這個語音形式本身說明其語源果然是來自咸攝細音「澗」字而非山攝細音「澗」字。附帶一提，Douglas（1990[1873]: 493）記錄到 tsui3 tiam6 tī6

¹⁵ 中古所謂的次濁聲母（明、微、泥、娘、日、疑）類聲母在聲調演變上與全濁聲母一項顯著的不同，在於調分陰陽之後全濁聲母讀為陽調，次濁聲母則因為調類不同而有差異。以「濁上歸去」在華語的表現為例：全濁上和全濁去今讀全混，因此全濁上「靜」與全濁去「淨」同讀為 teiŋ5。次濁上則是上聲仍讀上聲，次濁去讀去聲，例如次濁上「忍」zən3 與次濁去「認」zən5 聲調不同。回到我們對閩語的討論，也許有人認為次濁聲母對於聲調歸讀的影響似乎也不必然是陽調，採「音變遺留」來解釋次濁聲母語詞的陰陽分調是否恰當？從「調分陰陽」的角度來看，閩語某些次濁聲母既不與全濁聲母一起變入陽調，就「濁」聲母而言，次濁聲母留在陰調，這就是我們所說「音變遺留」的內涵。至於何以遺留，也許是詞彙擴散過程之間中斷使然，這個問題值得蒐集更多語料並賦與更充分的解釋，本文暫時從略。

¹⁶ 審查人提到，在分陰平與陽平的漢語系語言中，「甜」歸入陰平的極少。我們同意這個觀察。這恰好顯示：就「甜」這個常用詞而言，閩語與其他漢語系語言（官話、吳語、客語、粵語、贛語、湘語）的表現不同，同時在聲調上表現為存古（不變入陽平）。另一個假設是：閩語的「甜」與其他漢語系語言的「甜」的來歷不同，不過我們不採取這樣的主張。

[tsúi tiām-t̃m] (潮水漲滿) 一詞，tiam6 t̃6 的本字其實正是「瀟瀟」，這個複合詞內部的兩個成分分別來自兩個不同的音韻層次：tiam6 是文讀層，t̃6 是白話層。

4. 閩南語引誘義和招來義動詞 siã2 的本字

閩南語中表示「引誘」義或「招來」義的動詞，其讀音為 siã2。siã2 在閩南語中是個相當常見的口語詞。用例如下：(以方括號 [] 標明語義)

- (14) *al biŋ2 iŋ6 thŋ2 a3 siã2 al iŋ1*
 阿 明 用 糖 囤 [引誘] 阿 英
 阿明用糖果引誘阿英。

- (15) *tshau5 tshol siã2 sin2*
 臭 臊 [招來] 蠅
 腥臭招來蒼蠅。¹⁷

從以上例句可以發現，siã2 的引誘義或招來義這個用法，在句子中後面都必然帶著一個賓語 (a1 iŋ1、sin2)，構成一個「述賓結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siã2 所接的賓語還可以透過引介受事成分的介詞 ka6 放在述語動詞之前，例如：siã2 i1 (引誘他) 可以轉換為 ka6 i1 siã2。由此可見，閩南語表示「引誘」義和「招來」義的 siã2，就詞性而言是個標準的及物動詞。

關於閩南語 siã2 的本字，也存在相當分歧的看法：廈門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 (1996: 78) 寫作「錫」，李如龍 (2001: 19, 87) 寫作「羸」，莊初升 (2002: 53) 寫作「營」，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則寫作「啞」¹⁸。陳祐禎 (2016) 相當全面地檢討了以上諸多本字的中古音來歷及語義，同時納入閩語內部次方言「引誘」義動詞的詞形進行比較。陳祐禎 (2016: 162) 結論認為：「引誘」的語源，以「涎」字的可能性最大。最近，謝忠晟 (2021: 9) 重新檢討閩語中「引誘」義動詞的本字，懷疑本字當是「豔」。¹⁹ 以

¹⁷ 本條根據 Douglas (1990[1873]: 426) : [chhàu-chho siãⁿ-sîn, to entice young men, as a gaudily ornamented bad woman (lit. strong-smelling fish alluring flies).] 對於字面上的意義及其引申義，Douglas 已有充分的說明。

¹⁸ 根據《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線上資源 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檢索日期 2023/2/10。

¹⁹ 謝忠晟 (2021: 1-12) 未出版，該文稿係謝同學修習本人 2021 年春天於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開設之【閩客語比較專題研究】的課堂期末報告。在本文撰寫間已徵得謝同學之同意後始引用例句，至於關於形態的

「豔」字為閩南語「引誘」義動詞的本字最為晚出，也最具啟發性。然而不可否認，「豔」字本身存在音韻規則對應上的問題。下文將進一步說明「豔」的音韻規則對應及與之相關的漢語詞彙形態變化。

在進入「豔」字的討論之前，首先從閩語次方言音韻對應的觀點，通盤檢討前人所提「錫、羸、營、涎、啞」等字之所以不能成立的原因。Norman (1981) 利用八個現代閩語次方言來擬測原始閩語 (Proto Min) 的韻母系統。在這個系統中，表引誘的動詞 (lure v.) 屬於原始閩語的同源詞，另一個重要的口語同源詞則是「饜」(子冉切，食薄味也，insipid)。列表如下：

表 6. Norman 原始閩語 *-iam 韻母同源詞

*iam	福安	福州	廈門	揭陽	建甌	建陽	永安	將樂
lure v.	siem2	—	siã2	—	tshiaŋ5	siaŋ2	—	siaŋ9
insipid	tsiem3	tsiaŋ3	tsiã3	tsiã3	tsiaŋ3	liaŋ3	tsiõ3	tshiaŋ9

從以上八個閩語次方言的比較來看，原始閩語中的引誘義動詞，其本字應該來自早期以雙唇鼻音 -m 結尾的 *siam²⁰ 這兩個同源詞主要來自中古咸攝。²¹ 從同源詞的角度來看，福安方言的 siem2 提供了最為關鍵的證據。現在回頭來看「錫、羸、營、涎、啞」這幾個字的中古來歷：

錫	徐盈切	梗攝開口三等清韻邪母平聲
羸	以成切	梗攝開口三等清韻以母平聲
營	余傾切	梗攝合口三等清韻以母平聲
涎	夕連切	山攝開口三等仙韻邪母平聲
啞	徒干切	山攝開口一等寒韻定母平聲

具體分析則為本文所原創。

²⁰ 同源詞表中建甌方言的引誘義動詞聲母讀為 tsh-，與其他閩語次方言不同。李如龍、潘渭水 (1998: 194) 收 tshiaŋ6，義為招惹、逗引，並認為本字是「靚」(疾政切，《說文》：召也)。可見建甌 tshiaŋ5 的來歷不無疑問。從同源詞表現來看，建甌表招惹逗引的 tshiaŋ5/6，聲母不僅與閩南、閩東不同，也與閩北建陽和閩中永安有別。以母讀 tsh- 在閩語 (例如閩南語「涎」tshian2、「颯」讀為 tshü2、「捩」讀為 tshua6) 固然並非罕見，但閩北建甌 tsh- 是否就是這項規則的產物，由於閩北閩南各自有內部對應，同時建甌又異於其他閩北方言，我們暫時把建甌的讀音視為例外，以求審慎。排除建甌之後，引誘義動詞在原始閩語中的聲母擬測為 s- 當無疑問。

²¹ 參看我們 (吳瑞文 2018) 對咸攝三等韻的層次分析。

歸納起來，「錫、羸、營」三字均來自梗攝，中古時期韻尾是 *-ŋ，在原始閩語中韻尾也是 *-ŋ。「涎、唸」兩字來自山攝，中古時期韻尾是 *-n，在原始閩語中韻尾也是 *-n。由此可知，以上這五個候選的本字，從音韻規則對應上來看，韻尾成分不符合規則對應。附帶一提，依照音韻對應關係，一等徒干切的「唸」在閩南語中不讀為 s-，韻母也不讀為 -iã，顯然更不會是閩南語「引誘」義的本字。²²

從比較閩語的觀點來看，原始閩語中「引誘」義動詞的形式，韻母毫無疑問地可以擬測為 *-iam。我們認為「豔」是可能的候選本字，現在從音韻的觀點進行論證。根據《廣韻》：

豔 以膽切，美色也。

以膽切，咸攝開口三等鹽韻去聲以母字。從閩南語的音韻規則對應來看，咸攝開口三等有三個明顯的音韻層次：（以臺灣閩南語為例，下同）

層次 I 為 -i

簾li2、穢tsi1、染li3、鹽名詞，醃製品si2、鹽動詞，醃製si6、鉗khi2。

層次 II 為 -iã

饗tsiã3、焰iã6、豔iã6、厭ia5 (< iã5)。

層次 III 為 -iam

廉liam2、尖tsiam1、染liam3、鹽名詞，調味料iam2、焰iam6、豔iam6。

其中層次 I 和層次 II 屬於白話音，層次 III 則為文讀音。因此以 siã2 的韻母來自咸攝三等沒有任何困難，且讀音性質屬白話音。聲母部分，中古以母至少有以下三套規則對應：

層次 I 為 ts-

簾tsi2、穢tsiü6。

層次 II 為 s-

鹽名詞，醃製品si2、鹽動詞，醃製si6、蠅sin2、翼sit8、液sioʔ8。

層次 III 為零聲母

鹽名詞，調味料iam2、養ioŋ3、有iu3、引lin3、用in6、蠅in2、翼ik8、液ik8。

²² 考量到徒干切這個切語，在用字上選擇「唸」作為閩南語口語詞 siã2 的書寫形式，恐怕也頗為勉強。

整體看來，中古以母在閩南語中大致有三個音韻層次，分別讀為 ts-、s- 和零聲母；其中讀為舌尖塞擦音 ts- 或擦音 s- 的，都屬於白話音，讀為零聲母的則是文讀音。歸納以上關於聲母和韻母的規則，中古咸攝開口三等以瞻切的「豔」字，聲母讀為 s-，韻母讀為 -iã，符合閩南語內部音韻表現，唯一的問題是聲調。次濁去聲在閩南語應該讀為陽去調（6），但今讀為陽平調（2）。「豔」字在聲調上的不規則，對本字認定形成阻礙。要解釋「豔」在閩語中聲調的特殊表現，我們認為可以從「豔」這個詞彙的形態變化著手。

形態學 (morphology)，又稱詞法學或構詞學，是語言學領域的一個分支。形態學主要研究詞彙的內部結構與外部形式，以及詞彙生成和轉化等課題。語言中的詞彙藉由語音呈現，因此語音是詞的外部形式。相對於外部形式，詞彙還有它的內部結構，具體內涵包括詞性和語義。詞性語義（內部結構）透過語音（外部結構）始得以表情達意，從而發揮溝通的作用。一個詞彙只要內部結構（詞性語義）發生變化，便產生了新詞，也就是形態變化。進一步觀察內部結構與外部形式兩者的關係，一個詞彙的內部結構若發生了變化，其效果或者造成外部形式的改變，也或者不造成改變。詞彙由於內部結構變化而造成語音變化者，稱為「以音別義」；內部結構雖變化但不改變外部形式者，則稱為「不以音別義」。²³ 底下以「門」和「女」這兩個詞彙為例，對漢語形態的內部結構與外部形式進行簡要的說明。²⁴

關於「門」，《左傳·襄公十年》載：

庚午，圍宋，門于桐門。

杜預注：不成圍而攻其城門。

「門于桐門」一句中有兩個「門」字，「桐門」的「門」是名詞，也就是中心語，受前置定語「桐」所修飾。第一個「門」是動詞，意思是「攻打城門以得通行」。介詞「于」所引介的「桐門」為處所賓語，由此可知「門」是個不及物動詞。同一個「門」字具有動詞和名詞兩種語義及詞性，可見形態發生了變化。

²³ 參看楊秀芳 (2013; 2017)。漢語上古音的一個研究重點在於透過典籍上的音韻交替現象找出構詞的痕跡，這類研究重點在於詞綴形式的擬測，例如表示使動的 *s- 前綴或表名物化的 *-s 後綴。可參看 Mei (2012) 和 Baxter & Sagart (2014)。本文從漢語形態來探究閩南語本字問題，關注重點在於現代方言的實際用法，以及這些用法在漢語文獻中是否有所徵，暫時不涉及個別詞綴的構擬。應當留意的是，現代方言中以音別義的形態變化，不見得都能追溯到古代漢語，也就是不能排除是方言自身後起的這個可能。以四聲別義而言，現代北京話中就有不少後起的例證，例如：「把」的把持義（動詞）讀上聲 bǎ，手把持處（名詞）讀去聲 bà，《廣韻》只收上聲博下切，並無去聲切語；更多例證參看周祖謨 (1966: 114–116)。

²⁴ 「門」字例句及論述依照楊秀芳 (2013)。「女」字論述則依照楊秀芳 (2017)，例句是我們自己提出的。

關於「女」，《尚書·堯典》載：

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

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

《經典釋文》：女子之女，而據反。

這段文字中出現兩個「女」字。第一個「女」字釋為「妻」，「時」是指示代詞，指舜，未出現的主語則是堯。「女子時」是指堯把兩個女兒嫁給舜，這裡的「女」是個不及物動詞。《經典釋文》同時指出用作動詞的「女」字，讀音為而據反，也就是日母去聲。至於第二個「女」字並無音注，可推測為慣用的「如字」讀，也就是上聲的尼呂反，其意為女性、女子，是個名詞。由此可知，「女」有名詞和動詞兩個不同的語義和詞性，形態有異。歸納起來，「門」與「女」在內部結構上都有名詞與動詞的形態變化，這是它們相同之處。不同之處則是：「門」的外部形式沒有發生變化，也就是「不以音別義」；²⁵「女」的外部形式則存在上聲和去聲的區別，也就是「以音別義」。

漢語方言中存在若干無法用歷史音變規律解釋或在語音形式上呈現若干出入的詞彙，可能就是該詞彙在歷史上發生了形態變化並且「以音別義」，此後遂造成語源（本字）辨識上的困難。這類現象必須擴充我們對漢語詞彙形態變化的知識，才可望獲得解決。底下我們從漢語歷史文獻資料來考察「豔」這個詞的語義詞性，並說明它如何演變為現代閩南語的「引誘」義動詞 *siã2* (< *siam2)。

根據《說文解字》：

豔，好而長也。从豐，豐，大也；盍聲。《春秋傳》曰：「美而豔」。

段玉裁注：小雅毛傳曰：美色曰豔。方言：豔，美也。宋衛晉鄭之間曰豔。美色為豔。……。

左傳兩言美而豔，此豔進於美之義。人固有美而不豐滿者也，毛傳及方言皆渾言之也。²⁶

由此可知，「豔」本義是美豔、豔麗，而且在語義內涵上比「美」更豐富，也就是段注所說「豔進於美」。例如《左傳·文公十六年》：

²⁵ 這個判斷的根據在於，《經典釋文》沒有為不同語義詞性的「門」注出相異的讀音。「門」字反切為莫奔切，在漢語文獻中也沒有其他讀音。

²⁶ 典籍「艷、豔」二字古相通，凡引漢語典籍都遵照原文不加更改。本文行文時則一律作「豔」。

公子鮑美而豔。

就用法來看，「美而豔」中的「豔」是不及物狀態動詞，用來描寫主語（公子鮑）的樣貌。

「豔」在漢語典籍中還有「以某事物為豔、為好」的意動用法。例如《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豔乎辯說文麗之聲。

這段話是說：人主不去謀畫治國強邦的策略，卻去崇尚巧辯美好的說法（以辯說文麗之聲為豔），長此以往會使得國家無法有效治理。從句法結構來看，「豔乎辯說文麗之聲」中「所以為美」（也就是所崇尚、所欣羨）的客體必須利用「乎」這個成分來引介，由此可見「豔」應當分析為一個不及物動詞，不過它可以透過介詞引入另一個跟動詞在語義上有關的論元。

「豔」在漢語典籍中還有「貪戀、愛慕或歆羨」的用法。例如《淮南子·精神訓》：

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

這段話是說：晉獻公由於貪戀驪姬的美色，從而造成晉國長達四世的紛亂。句中「豔驪姬之美」是個述賓結構，「驪姬之美」為受事賓語，可見「豔」無疑地應分析為一個及物動詞。

「豔」在典籍中還有使動的用法，意思是「使某貪戀，使某歆羨」。例如《禮記·郊特牲》：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

鄭玄註：流猶行也，行，行田也。鹽讀為艷。行田示之以禽，使歆艷之，觀其用命不也。謂禽為利者，凡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也。²⁷

《經典釋文》：鹽，依注音艷。

²⁷ 這個例句引用自謝忠晟（2021）的期末報告，特此說明。

這段文字說明春天焚萊之後，要陳列出兵車數量，並檢閱各地兵卒部伍。國君親自參加田獵，以熟悉軍旅的情況，同時田獵所得的獵物可用於祭社。國君在操練部伍時，藉由往左往右，坐下起立這些指令，觀察部伍是否熟悉戰陣變化。並且在行田禮時，於軍陣部伍的前方驅趕小禽，用這些小禽來使部伍產生貪羨之心，進而觀察部伍是否能夠不干犯國軍的命令。這段文字中的「鹽諸利」，在句法結構上可以解析為「鹽之以利」，「諸」是「之以」兩字合音。²⁸「鹽之以利」的「之」指的是軍旅部伍，主語則是承前的君。「鹽之以利」就是「豔之以利（以利豔之）」。鄭玄註「鹽諸利」是使歆豔之，充分說明這裡的「鹽」（豔）乃是一個使動動詞，帶有使動賓語（之）。根據漢語文獻的線索，可以清楚發現「豔」歷經了由不及物到及物，由主動到使動的派生歷程。

在語音表現上，東漢鄭玄的註也相當值得重視。《禮記》原文寫作「鹽諸利」，「鹽」字本身有平聲余廉切、去聲以瞻切兩讀。這裡需要推敲的是「豔」與「鹽」兩字字形迥異，典籍上卻存在「讀為」的訓解關係，這與兩字的音、義有關。

在字音方面，「豔」在典籍上向來只有去聲以瞻切一讀；「鹽」在典籍上則有平聲余廉切和去聲以瞻切兩讀。從語義派生的角度來說，「鹽」的兩讀中，平聲為名詞（鹽巴），去聲為動詞（用鹽醃製），也就是說，「鹽」的兩讀是以平、去兩讀來區別語義。孫玉文（2015: 1560）以平聲的「鹽」是原始義，去聲的「鹽」為滋生義，我們接受這個看法。由此可知：在字音上，「鹽」有平聲和去聲兩讀，而以平聲為原始義，去聲為滋生義；「豔」僅有去聲一讀。

《禮記》經文「鹽諸利」在鄭玄所處的東漢時期，已經必須標出讀音同「豔」（去聲），這個注解本身暗示了一種可能性，那就是：「豔」當時已派生出平聲讀法，《禮記》以「鹽」字來寫乃是取「豔」的平聲讀法。不過當時經師（如鄭玄）知道，這段文字在語義上其實跟「豔」密切相關，跟「鹽」（不論是平聲或去聲）實在沒有牽連，因此用語義相關的語詞加以訓解。這裡應該說明的是鄭玄「讀為」一詞的內涵。段玉裁〈《周禮漢讀考》序〉對「讀為」的解釋為：

²⁸ 「諸」作為「之以」的合音，在早期漢語文獻中例證頗多。如《論語·學而》：「告諸往而知來者」是「告之以往而知來者」，也就是「把過去的事告訴他，就知道接下來的事」。又《論語·陽貨》：「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這裡「譬諸小人」是「譬之以小人」，也就是「拿小人來打比方」。又《禮記·文王世子》：「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喻諸德」是「喻之以德」，跟「教之以事」是平行的結構。

讀為、讀曰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之字，故為變化之詞。……變化主乎異，字異而義了然也。

段玉裁指出，漢儒注解中的「X 讀為 Y」，係透過改易為音近之字來具體說明語義；換言之，「讀為」一詞是用來闡明某種變化的訓詁用語。根據劉文清（2022: 93, 100–101）的考察，「讀為」用於「通假釋義」及「模擬語音」，並且在鄭玄關於三禮及毛詩的注解中，有「標示本字以別音義」的功能。

回到「鹽諸利」這句，我們推測經師相當重視「豔」在音韻上「以音別義」這個構詞手段，因此書寫上以平聲「鹽」來表現去聲「豔」所派生出來的平聲異讀。然而，當時不少研讀經書的學子看到「鹽諸利」一句，固然讀成了去聲「豔」字所派生出的平聲讀法，然而從字形上反而不易理解語義上「鹽諸利」的這個「鹽」字。因此鄭玄以「鹽讀為豔」為注，說明「鹽」在語義上與「豔」有關，所謂「字異而義了然也」。這個推論另有一個旁證：在陸德明《經典釋文》中，「鹽」的平聲讀法屬於「如字」讀，也就是最普遍的讀法。以這個通行讀音來看，「鹽諸利」之「鹽」不但語義難解，兼且語音略異，這也就是「鹽」在這個語境中需要注解的理由。依照文獻表現來看，《禮記》中已經存在「鹽/豔」兩字的通假關係，東漢已經需要解釋，可以推測「豔」之有平聲（余廉切）一讀，其時代至少可以追溯到東漢之前。

歸納起來，「豔」在漢語歷史文獻中的語義詞性及讀音，可呈現於下：

豔1（不及物狀態動詞）→豔2（不及物意動動詞）→豔3（及物動作動詞）→豔4（及物使動動詞）
以瞻切 以瞻切 以瞻切 余廉切（寫作鹽）

從形態變化的角度來看，在典籍中豔1、豔2和豔3都沒有特別標出讀音，可以推測它們都讀作去聲的以瞻切。換句話說，這三種用法之間「不以音別義」。在派生出使動用法（豔4）時，「豔」進而改讀為余廉切，並且在典籍中借用「鹽」的字形來書寫。由此可知，使動動詞豔4跟其他三種用法彼此「以音別義」，在外部形式（聲調）上有了區隔。根據以上的討論，儘管「豔」在早期音讀資料中只著錄「以瞻切」一讀，但從形態變化的觀點來看，由「豔」（豔1）所派生的詞彙有「以瞻切」（豔2、豔3）和「余廉切」（豔4）這兩個聲、韻相同，聲調有異的讀音。

從語義內涵來推敲，使動用法的「豔4」，在句法結構上都帶著使動賓語，構成述賓結構：「豔某」是「使某產生豔羨之心」，這是迂迴的說法，直接陳述就是「引誘某」。閩

南語「用糖囡 *siã2* 阿英」(用糖果引誘阿英) 這個句子中，*siã2* 是使動動詞，「阿英」則是使動賓語。閩南語「用糖囡 *siã2* 阿英」與《禮記》「鹽諸利(鹽之以利)」，它們內部的組成成分基本上是相同的，不同之處是成分之間的線性次序：《禮記》介詞組 [以利] 放在述語之後，閩南語的介詞組 [用糖囡] 放在述語之前。從音韻的角度來看，讀為余廉切的「豔」，正是閩南語 *siã2* 的語源(本字)。從本字的觀點來說，「豔」形態變化之後進一步「以音別義」，聲調也從原本的去聲改讀平聲，現代閩南語及絕大多數閩語繼承的是「豔」的平聲讀法，在原始閩語階段的讀音為 **siam2*。「引誘」義動詞 **siam2* 演變到現代閩語次方言，諸如：福安 *siem2*、廈門 *siã2*、永安 *sian2*、將樂 *sian9*，聲調也都反映為陽平或陽平乙。²⁹

秋谷裕幸(2018: 541)所擬測的原始寧德方言中也收有「引誘」一詞，但並未標出其本字。不過就寧德虎湔方言讀 *θiem2* 和九都方言讀 *siem2* 來看，也都可以追溯到平聲余廉切的「豔」。咸村「引誘」義動詞讀 *eiem5*，聲調反映為陰去調，似乎不符合規則。事實上原始寧德方言中的陰去調中，有不少同源詞是中古次濁聲母去聲。例如：罵 **ma5*、墓 **muo5*、瀨 **lua5*、鹽醃製 **θiam5*、硯 **ŋian5*、讓 **niŋ5*、夢 **mœŋ5*。(秋谷裕幸 2018: 705) 根據以上成系統的音韻對應，我們推測咸村「引誘」義動詞讀 *eiem5*，其實是「豔」在形態變化後仍讀去聲(以贍切)的讀法，也就是語音形式上「不以音別義」，現象上較為保守。³⁰ 由咸村 *eiem5*、虎湔 *θiem2*、九都 *siem2* 及其他閩語的讀音來看，在原始閩語時期，「引誘」義的「豔」極有可能已經存在 **siam2* 和 **siam5* 兩讀，閩東寧德咸村選擇了去聲讀法，閩東寧德虎湔、九都及其他多數閩語則都選擇了平聲讀法。

掌握了「豔」在漢語文獻中的形態派生現象，也有助於我們了解現代閩南語口語中「豔」的用法。從歷史發展來看，「豔」*siã2* 在閩南語中的「引誘」義是使動動詞的具體表現。「豔」*siã2* 另一個常見的動詞用法是「招來」義，這個用法是在「引誘」義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的結果。當閩南語的「豔」*siã2* 體現在一個句法結構中，如果主語和賓語都是有生命且是人 [+animacy, +human]，「豔」*siã2* 會被理解為「引誘」義；當賓語是有生命但非人 [+animacy, -human] 時，「豔」*siã2* 則會被理解為「招來」義。例如：

²⁹ 現代閩語各次方言「引誘」義動詞的諸多讀音，可參看陳祐禎(2016)的整理，它們也都可以追溯到原始閩語的 **siam2*。

³⁰ 蒙審查人指出，寧德咸村方言「豔」讀 *eiem5*，這個方言的 *e-* 來自 *teh-* 甚至 *h-*。不過我們翻檢秋谷裕幸(2018: 428–429)，現代咸村方言中發生 **h* > *teh* > *e* 這項變化的可靠同源詞包括「兄、香、鄉、享、響」，可以留意到全部都是曉母字；然而「豔」中古屬於以母，考量到古音來歷，不宜一概而論。

- (16) *al biŋ2 iŋ6 bi3 siã2 kue1*
 阿 明 用 米 豔 雞
 阿明用米把雞招來。

以上例句中主語「阿明」*al biŋ2* 為有生命且是人，賓語「雞」*kue1* 為有生命且非人，原有的使動述賓結構「豔雞」*siã2 kue1*（使雞有貪慕之心）在這個語境中就獲得「把雞招來」的意義。再看以下例句：

- (17) *tī1 e2 e6 siã2 kau3 hia6*
 甜 其 解 豔 狗 蟻
 甜的會招來螞蟻。

以上例句位居主語的名詞成分「甜其」*tī1 e2* 是個無生命 [-animacy] 名詞。在這類語境中的述賓結構「*siã2 kau3 hia6*」（豔狗蟻），它和「*thai2 si1 kue1*」（「治西瓜」）這類及物動作動詞加上受事賓語所構成的述賓結構完全一致。於是「豔」*siã2* 開始可以分析為普通的及物動詞，賓語「狗蟻」*kau3 hia6* 也就被視為受事賓語。由此可見，「豔」*siã2* 之有「引誘」義和「招來」義，其實取決於賓語和主語的語義徵性。

5. 結論

本文考證三個中古屬於咸攝的臺灣閩南語口語詞，分別是：表兼有、含有、帶在身邊動詞「銜」*kã2*；表示充滿、填滿義的形容詞「灑」*tī6*；以及表示引誘義或招來義的動詞「豔」*siã2*。從原始閩語到臺灣閩南語，以上這三個同源詞的演變是：

- 銜，戶監切 原始閩語 **kaim2* > 原始閩南語 **kã2* > 臺灣 *kã2*
 灑，徒玷切 原始閩語 **tiam4* > 原始閩南語 **tī4* > 臺灣 *tī6*
 豔，余廉切 原始閩語 **siam2* > 原始閩南語 **siã2* > 臺灣 *siã2*

要找出這些閩南語口語詞的漢語語源，首先面臨的困難是：咸攝下不少韻目在原始閩南語白話層次已經成為鼻化音，這使得它們與收 -n 尾（山攝）或 -ŋ 尾（梗攝）的韻目不

容易區別，進而導致「覓字」上的偏差。因此從事閩南語本字研究，除了閩南語內部的交叉比較之外，還應該參考其他閩語（例如閩東語和閩北語）的表現，也就是透過「尋音」來幫助我們判斷韻攝的正確歸屬，從而在諸多候選字中找出最合宜而準確的本字。

漢語的形態變化相當豐富，若是一個語詞產生形態變化後又「以音別義」，相當程度也會在辨認本字上構成阻礙。本文關於閩南語「豔」*siã2*的考證，仰賴詳細考察漢語文獻中呈現的形態變化，關鍵在於認識到「豔」派生為使動動詞之後，聲調上會由去聲以贍切改讀為平聲余廉切。對「豔」的派生歷程有所認識之後，我們便能有把握地把 *siã2* 的語源認定為余廉切的「豔」。

換個角度來說，閩東寧德咸村方言的「引誘」義動詞讀為 *ciẽm5*，就漢語文獻來看，其語源無疑地可以認定為以贍切的「豔」。把閩東咸村「豔」*ciẽm5* (< **siam5*) 和閩南臺灣「豔」*siã2* (< **siam2*)、閩東虎頂 *θiẽm2* (< **siam2*)、閩北將樂 *siaŋ9* (< **siam2*) 放在一起，可以推測原始閩語階段就存在「豔」的平、去兩讀。在形態變化上，「豔」的兩讀其性質並不相同：去聲讀法是「不以音別義」，平聲讀法是「以音別義」。以原始閩語「豔」這個詞彙而言，結合漢語文獻的表現，它的時間深度至少可以追溯到東漢。

綜觀本文所考證的三個閩南語本字，在方法論上有幾點可以申說：第一、考證閩南語鼻化韻口語詞的本字不能只滿足於閩南語內部的音韻規則對應，應當妥善地利用同屬閩語的相關資料，最值得重視的是現代閩東語（如寧德）的表現以及原始閩東語的擬測。第二、考證本字必須具備音韻層次的觀念，在運用中古音系及等韻韻攝框架的同時，也須留意閩語本身因為時間層次不同而造成的例外。第三、前賢已經指出，既有的本字研究方法包括覓字、尋音、探義，最近則有學者（楊秀芳 2017）從方言形態變化的角度進行觀察，相當具有前瞻性。本文關於「豔」的探討就是受到這一方法啟發。本字考證是科學而嚴謹的學術工作，透過諸多方法的交互檢驗，可以讓我們更趨近歷史的真實。

謝辭

本文初稿送交審查後，得到三位不具名審查人中肯而有建設性的批評與建議，乃得以減少疏漏並有更周延的思考，謹此致謝。本文撰寫之際，在臺灣大學旁聽楊秀芳教授開設的「漢語形態學」課程，啟發本文中關於形態變化的相關討論，特此說明亦申謝忱。文稿排校過程中又獲得李天群及王品程兩位同學的意見回饋，一併致謝。當然，文中任何殘存的錯誤，責任均在作者。

參考文獻

- Akitani, Hiroyuki (秋谷裕幸). 2018. *A phonological history of the Ningde dialect of Eastern Min* 閩東區寧德方言音韻史研究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60).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Baxter, William H. & Sagart, Laurent. 2014.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 You Zhen (陳祐禎). 2016. The verb “siā” (allure) on Min etymon 閩語「引誘」語源探討. *Bulletin of Chung Hwa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華醫學報 44. 141–165.
- Choy, Chun-ming (蔡俊明). 1976. *A dictionary of the Chau-chou dialect* 潮語詞典. Taipei: San Min Book.
- Dong, Tonghe (董同龢). 1959. Sige Minnanfangyan 四個閩南方言. *Bulletin of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30(2). 729–1042.
- Douglas, Carstairs. 1990[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Taipei: SMC Publishing.
- Hsieh, Chung-Cheng (謝忠晟). 2021. A study on the etymology of “allure” in Min language 閩語「引誘」義本字考證. (Manuscript.)
- Kwok, Bit-Chee. 2018. *Southern Min: Comparative phonology and subgrouping*. London: Routledge.
- Li, Rulong (李如龍). 2001. *Fujianxianshi fangyanzhi shier zhong* 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 Li, Rulong (李如龍) & Pan, Weishui (潘渭水). 1998. *Jianou fangyan cidian* 建甌方言辭典.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 Lin, Baoqing (林寶卿). 1999. *Minnan fangyan yu guhanyu tongyuan cidian* 閩南方言與古漢語同源詞典.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 Lin, Jin-chau (林金鈔). 1980. *Research on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Minan dialect* 閩南語探源. Hsinchu: Zhuyi Press.
- Lin, Liantong (林連通) & Chen, Zhangtai (陳章太). 1989. *Yongchun fangyanzhi* 永春方言志. Beijing: Yuwen Press.
- Lin, Liantong (林連通) (ed.). 1993. *Quanzhoushi fangyanzhi* 泉州市方言志.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Liu, Wen-Ching (劉文清). 2022. An analysis of the scholia terminology from the *Mao Commentary*: A discussion of the chang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scholia terminology 毛詩正義訓詁術語探析—兼論歷代訓詁術語之因革.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大中文學報 78. 57–106
- Ma, Chongqi (馬重奇). 1993. Zhangzhou fangyan tongyin zihui 漳州方言同音字匯. *Fangyan* 方言 1993(3). 199–217.
- Mei, Tsu-Lin (梅祖麟). 1995. Two ways of studying etymology 方言本字研究的兩種方法. In Anonymous (ed.), *Comparative studies among Wu and Min dialects* 吳語和閩語的比較研究, 1–12.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 Mei, Tsu-Lin. 2012. The causative *s- and nominalizing *-s in Old Chinese and related matters in Proto-Sino-Tibeta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1). 1–28.
- Ministry of Education, R.O.C. (中華民國教育部). 2011. *Dictionary of Frequently-Used Taiwan Minnan* 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https://twblg.dict.edu.tw>) (Accessed 2021-09-28.)
- Ministry of Education, R.O.C. (中華民國教育部). 2019. *Dictionary of Frequently-Used Taiwan Hakka* 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https://hakkadict.moe.edu.tw>) (Accessed 2021-09-28.)
- Norman, Jerry.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In Academia Sinica (e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section on linguistics and paleography*, 35–73.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Sha, Ping (沙平). 1999. A syllabary of Ningde dialect, Fujian province 福建省寧德方言同音字匯. *Fangyan* 方言 1999(4). 282–295.
- Sun, Yu-Wen (孫玉文). 2015. *Hanyu biandiao gouci kaobian* 漢語變調構詞考辨.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2002. “Special words” in Chinese dialects: Coincident exceptions 漢語方言的「特字」: 一致的例外.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中國語言學報 30(1). 1–15.
- Tung, Chung-szu (董忠司) (ed.). 2001. *Taiwan Minnanyu cidian* 臺灣閩南語辭典. Taipei: Wunan Press.
- Wu, Rui-wen (吳瑞文). 2018. On the reconstructions of Xián Shè cognates in Proto Min and

- related issues 論原始閩語中咸攝字的擬測及相關問題. *Chinese Studies* 漢學研究 36(3). 91–161.
- Wu, Rui-wen (吳瑞文). 2021. Lun “lingchi” de yuyuan–Zongxiang kaocha yu hengxiang bijiao 論「凌遲」的語源——縱向考察與橫向比較. In Chen, Shu-chuan (陳淑娟) & Chiang, Min-hua (江敏華) (eds), *Sanshi er li–Taiwan Yuwen Xuehui sanshi zhou nian qingzhu lunwenji* 三十而立——台灣語文學會三十週年慶祝論文集, 361–376. Taipei: Taiw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ociety.
- Xiamen city gazetteer editing and compiling committee office (廈門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 (ed.). 1996. *Xiamen fangyanzhi* 廈門方言志.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Yang, Hsiu-fang (楊秀芳). 1982. *Minnanyu wenbai xitong de yanjiu* 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Yang, Hsiu-fang (楊秀芳). 1991. *Taiwan Minnanyu yufagao* 臺灣閩南語語法稿. Taipei: Daan Press.
- Yang, Hsiu-fang (楊秀芳). 1999. Fangyan benzi yanjiu de tanyifa 方言本字研究的探義法. In Peyraube, Alain & Sun, Chaofen (eds.),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Linguistic essays*, 299–326. Paris: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 Yang, Hsiu-fang (楊秀芳). 2000. Concept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original characters of dialects 方言本字研究的觀念與方法. *Chinese Studies* 漢學研究 (Special Edition) 18. 111–146.
- Yang, Hsiu-fang (楊秀芳). 2013. On Shijing’s “Do Not Hold My Tongue” (莫捫朕舌): An etymological explanation 從「門」詞族論《詩·大雅·抑》「莫捫朕舌」之義.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中國語言學集刊 7(2). 45–58.
- Yang, Hsiu-fang (楊秀芳). 2017. The diversity and multilayered-ness of derivational morphology in Chinese 漢語形態構詞的多樣性與多層性.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中國語言學集刊 10(2). 298–328.
- Yang, Hsiu-fang (楊秀芳). 2022. How exceptional developments of final categories reveal a way of identifying cognates 韻部例外演變對本字考索的啟發. *Bulletin of Chinese Phonology* 聲韻論叢 29. 51–74.

- Zhang, Jing-fen (張靜芬). 2013. *Minnan fangyan di lishibijiao ji yuyingouni* 閩南方言的歷史比較及語音構擬.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 Zhou, Changji (周長楫). 1998. *Xiamen fangyan cidian* 廈門方言詞典.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 Zhou Tsu-Mo (周祖謨). 1966. Sishengbieyi shili 四聲別義釋例. *Wenxueji* 問學集, 81–119.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Zhuang, Chusheng (莊初升). 2002.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of the colloquial belonging to the initial Yi in Pinghe, Min dialect 閩語平和方言中屬於以母白讀層的幾個本字.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2002(3). 52–55.

On three etymologies with *-m ending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etymologies of three commonly used colloquial word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namely: (1) the verb $k\bar{a}^2$, which expresses ‘to carry, contain, bring up’; (2) the adjective $t\bar{i}^6$, which expresses the meaning of ‘full and rising tide’, and (3) the verb $si\bar{a}^2$, which expresses ‘to lure, attract something’. The finals of these three word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are nasalized vowels without any kinds of nasal consonant. It is not easy to judge the origin of the early final endings of their etymologies, and it is also not easy to determine the correct written forms. Based on published Eastern Min material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oto Eastern Min recently, this article confirms these three spoken words are cognates shared by Southern Min and Eastern Min and reveals that those three spoken words all had *-m endings in the early s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those three cognates all belong to the *Xián Shè* rhyme group. The etymologies and the Proto Min forms of these three words are respectively: $k\bar{a}^2$ is 銜*kaim², $t\bar{i}^6$ is 澗*tiam⁴, and $si\bar{a}^2$ is 豔*siam².

Keywords: Taiwanese Southern & Eastern Min, Proto Min etymology, comparative method

Author's address

Rui-wen Wu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No. 128, Sec. 2, Academia Road

Nangang Dist., Taipei City 11529

Taiwan (R.O.C.)

ruiwen@gate.sinica.edu.tw

